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絃

等

千補刊

七

傳

一

卷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
初事尔朱荣又为尔朱兆都督长史为兆使於
高祖遂被顾识高祖举义山东刘延据相州拒
守时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而纂参丞相
军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内稍见亲待仍补行
臺郎中高祖啓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
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为行臺
守晉陽以纂为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
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

府從事中郎邛山之役大獲

俘虜高祖令纂部

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為高

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

州忽值寒雨士卒飢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

聽入城于時纂為別使遇日輒令開門內之分

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

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

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為南道行臺

與諸將率討之遂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為太

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
攻圍東楚仍拔頰陵涇州數城賊帥東方白額
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德領步騎數千鎮防
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余
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
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突是左右皆密通誠
款唯亮獨無效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
頭陳山隄斬已首以降皆不刃兆乃自縊於樹

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
漸見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
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
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
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舡燒河橋亮乃備小艇
百餘艘皆載長鑿鑿頭施釘火舡將至即馳小
艇以釘釘之引鑿向山岸火舡不得及橋橋之獲
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亮
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曰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

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
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穎等十一
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一豫揚穎
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
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穎陽等七城皆下之
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
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
潔及歷諸州咸有贖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
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
贈司空公

裴耀字靈光長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
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
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
長史及軌除瀛蓋三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
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
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爲太
相府倉曹監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

高鄉男攝合行座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
轉祕書丞遷尚書右丞顯祖嘗因近出令耀居
守帝夜還燧下時開門勒兵嚴備帝監蹕門外
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偽難辯須火至百
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郭
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
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
祕書監耀歷重事出處恭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
有過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恣肆素服飲

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慕之賈梁
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
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
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
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
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
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
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為定州刺史以起為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為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為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為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為西兗州刺史糾劾禁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

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為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為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為御史

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勤舊將用爲
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
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
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
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爲治
慕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
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
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零丘人也明晤有幹略高祖以爲

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歸

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

外兵參軍隨諸軍立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

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

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

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三茂詐殺

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

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

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

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蕃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蕃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且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蕃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即位，降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

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晉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尉輯、水郢二州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曾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

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尔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令率眾鎮磨川榮死紘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尔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

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飲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楊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

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
右尚書敬顯雋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
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
足是非景竒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
為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
節賜爵平春縣男資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
二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
將軍頗為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

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太苦帝曰何為
大苦紘曰長發荒飲不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
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尔與紘笑舍樂同
事我兄弟舍樂死尔何為不死紘曰君亡臣死
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新輕故臣不死帝使燕
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
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
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
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

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

令羣

義御不捍封輔相請

擊紘曰官軍

頻經生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惡之，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溥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從王，武衛者南，廣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鹽鐵論二十四篇，頗有文義。史臣曰：張纂等並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

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以屍靈先之拒關駐蹕
有古人風焉

贊曰：察亮曜起於遠茲峻奉日高昇凌風遠
振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薛琚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敬顯舊

平監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
豹子魏徐州刺史琚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為
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且美魏帝召而謂之曰
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琚

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
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
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
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
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
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
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曰取上書曰黎元
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為
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

行焉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
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
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
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士之士以為長吏監
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
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
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
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詩邢杲也以取為
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

所先議者咸言不衆甚盛管先經略琚以爲邢
杲羣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
舉此恐難測杲用盜狗竊北有遠志宜先討顥
天穆以君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入洛
天穆謂琚曰不用川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
引爲丞相長史琚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
事多所聞知琚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諫高祖大
舉西伐將度蒲津琚諫曰西賊連年飢饉無可
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人君粟今高司徒已

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
年季交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矩黑獺自然歸降
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
萬二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雷相繼而進
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
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救其子欽
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
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
物竝不令置琚久在省闈開明簿領當官剖斷

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已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
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
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媼逸放
恣取初與女媼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
于氏不認其子家內忿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
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儒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
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儒因使謁見與語說
之乃啓爲別駕及義舉以儒爲行臺倉部郎中
從攻鄴令儒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
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
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
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臨高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學少聰
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
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
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儼性巧夜則胡
晝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

并州戎馬之地尔朱主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
辭問罪勞忠竭乃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尔朱榮
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
軍前鋒從平鞏密晉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
高祖起義信都羅自歸高祖謂羅曰日者皇綱
中弛公已早竭忠誠尔朱披猖又能去逆從
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鑿秦請於州西故軹道築木城以防遏西寇朝廷
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城糧仗未集

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即竭
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且有井口水涌溢合城
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
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鑿鑿爰妾劉氏鑿
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向劉與死何異要自
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鑿歷牧
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
都官尚書令

列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六

傳第十九

北齊書二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章子榮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

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
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
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
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
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並日河西公累
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為鄉閭
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尔朱榮
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乃起義信
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
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
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
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
以其父普尊老將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
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
渡橋洛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
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
營地為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

推為名將與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為渠帥魏時
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
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
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
榮併修禮復以元為梁王遂奔介木榮以為別
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為渭州刺史侯莫陳悅
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
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為周攻圍甚

戰結盟而罷元既早遇高祖知通業其母兄在
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
周文攻圍苦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
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
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
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
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剋成大業豐自此
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
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環一枚以

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
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
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
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
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
降下天保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
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大宰錄尚書元
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
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
有口辯，好說大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
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
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克。
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
為平西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
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
嗟賞，入為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
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達水攻之策，遂

過清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為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為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諡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衣阿也。右谷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

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世領部，後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背宗人拔陵為亂，以孔雀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萬人降於尔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為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為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道北。」

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

光中上黨有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乃言勇狼家以為軍道守祚應選以軍功累遷至北驍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亦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邛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章字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閭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會稽遷為大行宣室郎

中從尔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為南汾州
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
蒙赦免以蔡為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
子蔡兄弟十二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
魏以子蔡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
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蔡俱入國蔡富貴
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
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列傳第十九

北齊書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

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
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
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
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
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
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
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
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
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

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
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
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
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
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
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
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雁鳥犬常數百頭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
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
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
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彥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
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
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
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
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
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
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
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
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階下許賜
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
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
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
家為比隣百家之內有師二十五人徵發皆免
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蚕食此之為弊久矣

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
關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
家爲於四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
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二十
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十兵此
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
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
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
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

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
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
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
離索身事迤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姊妹
逢迎必相勸以妬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
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二心
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
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

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
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
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
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
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
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
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
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
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

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
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
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
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
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
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盤魚成山山有林木
之像鸞鳥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棄棄仰惟天意
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
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

法自守其甚者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
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
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
同被害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
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
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特進領中書監錄
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
伊霍之傳不讀書曰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

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
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
狐兔鬱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
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
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
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
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款曰爾不及一老
嫗背負鹽頭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
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

公孝友孝友臨刑驚鳥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
鑿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
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
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諡曰文侯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
散大夫以世嫡應龍表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
因一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內兄子誕於是
弼始六采人惠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為侍中弼上

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
年子暉業詐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
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
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
暉業終如其言也

元韶字世胃魏孝莊之後避尔朱之難匿於嵩
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尔朱榮將入洛父劬恐以
韶寄所親於陽太常鄭仲明仲明尋為城人所
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

難路中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
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平僧
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老母姓程哀之隱
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
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
韶家有二玉鉞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瑤榼容
三升王維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
錄尚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
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

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妾愛林泉脩第宅
華而不侈文宣帝荆韶鬚髯加以粉黛黑衣婦人
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
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
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
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
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
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
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

或見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
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
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而不食魚

替白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列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此卷牽合北史而成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臨川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渾

子湛渾弟繪

李璵

弟璵

鄭述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
父遵魏雲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異州起逆
害遵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
謝病未為三月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劼北海

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同赴青丘。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臨期。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各住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執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新發軍士。諸將遲疑。

渾乃決水。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海陽。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都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以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涇陽。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亡人反。共攻州。

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
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
神應時駭散潭水勵將士捕斬渠水帥渾妾郭氏
在州干政納貨坐左官卒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
兼常侍聘陳渾與弟繪偉俱為聘梁使至湛入
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自為西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
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閑而輒竊用未

幾遂通意就章內外異之以為非常兒也及長
儀兒端偉神情朗雋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
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
相之寄良在此生齊王蕭寶寅引為主簿記室
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為從
事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
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
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
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素長筆

扎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
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
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言辭辯正風儀都
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至梁武
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邊邊
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
黑獺遊魂關右人神馱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
丞相竒略不世畜統觀豐攻昧取亡勢必不遠
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豹曰

未若我本出自高家

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

出雖遠當共車千秋

字耳一坐大笑前後

行人皆通啓永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以史郡境舊有猛獸民
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罟罟死咸以爲化感所致
皆請申上繪不聽高相京巡郡國瀛州城西駐
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
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
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力遲執從繪乞麀角

鴻羽繪卷書曰鶴有六翮飛曰冲天麋有四足
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也隼鉞不能逐飛
這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
薦繪既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為司徒右長
史繪質性方直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簡傲博通經傳
魏末異州司馬疾去官後以待御史徵不至卒
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
易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

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帝年別及亡之歲上
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居自待雅好
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管見三卷要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題語十三卷二
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
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
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
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且稱

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
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璵兼前將軍道從於圓丘
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通事
即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
妻穆提波子懷庶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
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
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十
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疑之並有器望行之與
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為士友所稱范陽

盧思道是其舅子

晉贈

衡稱說

人潘陽

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為實錄
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大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
褐負外侍郎亦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夢虎為
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
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悛宅給良田三十頃
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官情武定末以
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顛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之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

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
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
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
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
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
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
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
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

述祖持原文自是之後境內無盜矣歌之曰大
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
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
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
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
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
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
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

卒於州述祖女為趙郡王徽妃述祖常坐受王
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
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壁言之

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

世宗引為館客歷太令昂妻即元禮之

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惠道乃謂思道去看元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

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而實於魏收但知妹夫踈於
婦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此卷雖非北史而無論贊疑尚非正史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北齊書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一撰

崔暹

子幸之掣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啓暹為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第年少未聞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劾遂與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病人也暹曰子才之言暹短暹說子才長言是實事不為嫌高

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毅魏暉鄒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曰馬避之

遷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
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
澤道元非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
祖善與鄴下諸貴曰崔暹音事家第爲定州長
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
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
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
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
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

無法官而天下爲之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
不避豪強遠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
大有其人當用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
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
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
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
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
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
舊酒高祖臨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

人謹奉明旨致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于匹乞
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比
自陛下風之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
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
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為度
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
天下為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
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為之止有
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

以時進世宗意釋以竟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
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
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
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
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贊頌送至館焉然而
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
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孛年十三暹命儒者權
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孛昇
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為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
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
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
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
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
搜暹家甚貧置暹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
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
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

帝謂君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弟遂寢至是羣
臣譙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
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怒其有才學
亡兒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
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怒天保末爲右僕
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
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
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

感愧十年違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
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為司農卿入周謀反
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
似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乃達拏母
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蓊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
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為開府參軍
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為相府掾委以
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

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
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續戎事重勸帝早
赴晉陽帝亦回邊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
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
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
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
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

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
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荅者時杜弼
為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
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
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
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帝譬言如逐兔滿市一
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

後以數人弼無以荅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
太尉高岳出書令高隆之領重婁敬侍中張亮
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
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並還
帝以衆人音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
汝兄如虎豈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
亦非汝音也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為昔
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
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

古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
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赴
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
錄在鄴諸事徐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齊
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
諸王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
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
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
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摠集引入北宮留

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
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半城都便不復肯
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
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
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
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
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
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

你當作示

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歛容曰此事推挹已
又謹當遜避又道若你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
奏去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
餘條悉書魏靜去安置朕何所復若為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
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
書贊去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來作虞
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
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

不歎歎掩涕嬪趙國季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玉
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
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
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
之日除德政為侍中尋封藍田公七年遷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
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
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
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居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挑枝搦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音桃枝曰爾

頭即隋武成帝大司自帶欲下階桃枝斬足

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輦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三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
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
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
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
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
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為開府長史時勳將親
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
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
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

昂獨為冠首朝野榮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
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
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
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
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為戒實
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
休帝為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
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

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經手歷日知無不
為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
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三少
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男又詔刪定律
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琰等三人在頌
軍府議定又勅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
事啓聞昂奉勅笑曰止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
奉勅之後彌自警言助部分科條校正今古轉廷
卿昂本性清嚴凡見贖貨重疾之若讎以是

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
官預讌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
出為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為今僕勿
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聞州不可得
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
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
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昂曰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
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

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群臣可綱紀省闕者唯
冀卿一人即日除為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
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
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日即拜為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
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
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自號正剛直之
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
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

今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
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李舒
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持意
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子液嗣

列傳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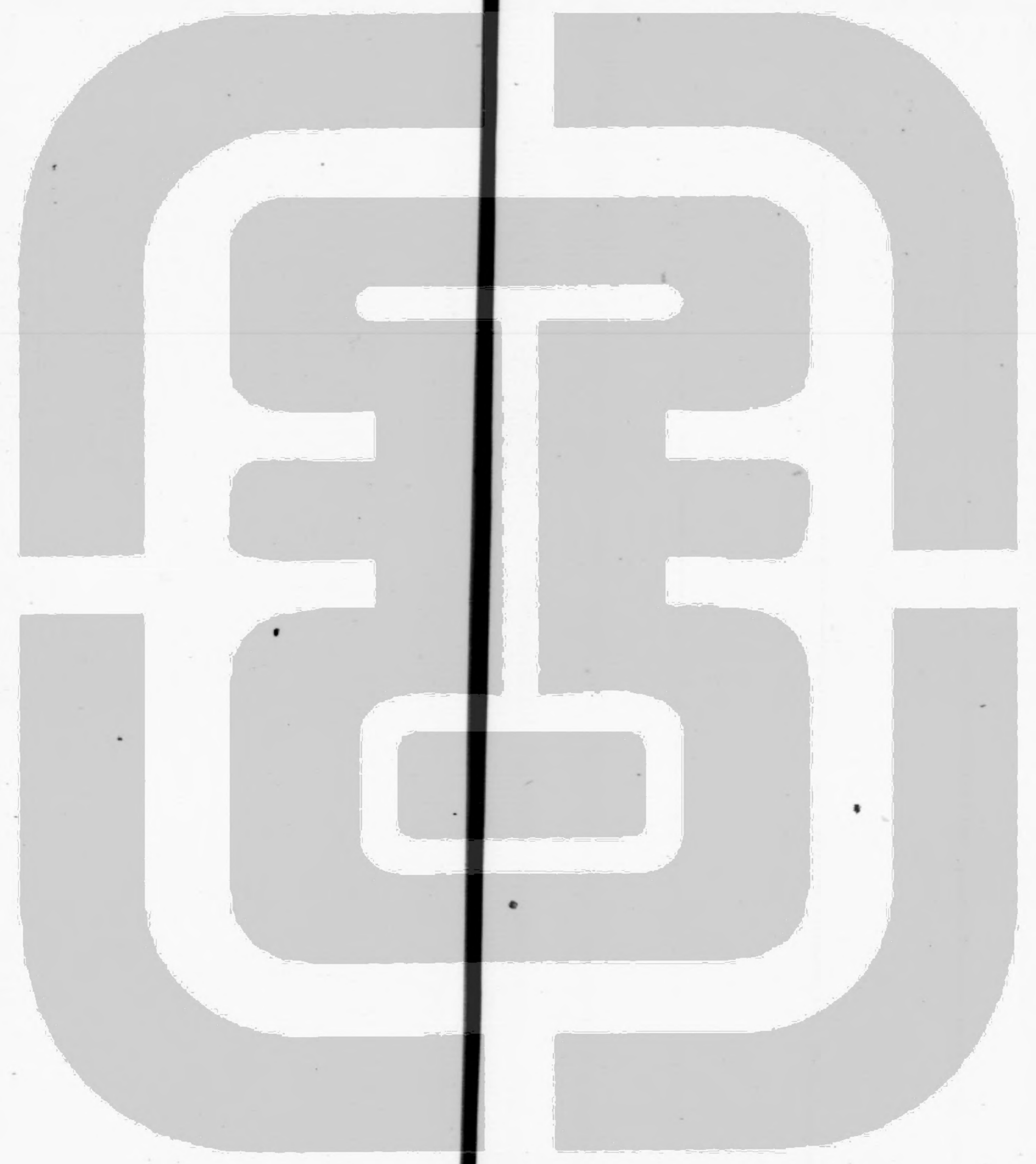
北齊書百三十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covered by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of greyish-brown paper or parchment. This area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lines, suggesting a table or a list of entries. The lines are dark and somewhat irregular.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smudges within this area, particularly towards the right edg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heavily used or possibly damaged page from an old book.

五
十
三

三
十
五



#953.2
4014

